

索洛古勃小說《創造的傳奇》中的諾斯替主題

徐孟宜*

摘要

費奧多爾·索洛古勃(Фёдор Сологуб, 1863-1927) 是俄國象徵主義派老一代的作家之一，終其一生所創作的詩歌與散文等量並重。許多研究者指出，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悲觀主義哲學與諾斯替主義思想是探討索洛古勃作品的兩大關鍵，後者對台灣的俄國文學研究界仍顯陌生。近年海峽兩岸出現一些相關論文，但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

本文擬就諾斯替主義的視角切入分析索洛古勃的長篇小說《創造的傳奇》，先釐清諾斯替主義的源起、發展與諾斯替主義語境的象徵意義，進而分析小說中展現的諾斯替主題。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小說《創造的傳奇》隱含諾斯替主義造物主(Demiurg)的創造、否定此世界，肯定彼世界、以及掙脫束縛，追求救贖的主題，由此得以更進一步理解這本三部曲的小說。

關鍵詞：索洛古勃、《創造的傳奇》、諾斯替主義、造物主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講師

The gnostic Themes in F. Sologub's *The Created*

Legend

Schu, Meng-I^{*}

Abstract

Fedor Sologub (Фёдор Сологуб, 1863-1927) was a Russian symbolist writer, who created both poetry and prose.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es, Schopenhauer's philosophical pessimism and Gnosticism were two key points to comprehend Sologub's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discussing Sologub's novel *The Created Leg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nosticism. Firstly, the author expounde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nosticism, and elaborated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gnostic context. Furthermore, author analyzed the gnostic theme presented in the novel.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Created Legend* implied the three themes of Gnosticism: the creation of Demiurge; denying real world, affirming another world, and struggling for salvation.

Keywords: F. Sologub, *The Created Legend*, Gnosticism, Demiurge

^{*}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前言

費奧多爾·索洛古勃(Фёдор Сологуб, 1863-1927, 本名費奧多爾·庫茲米奇·捷捷爾尼科夫 Фёдор Кузьмич Тетерников)是俄國象徵主義派老一代的作家之一,終其一生所創作的詩歌與散文等量並重。同時代人對索洛古勃的評價呈現兩極狀態:作家與思想家如伊凡諾夫(Вячеслав И. Иванов, 1866-1917)、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舍斯托夫(Лев И. Шестов, 1866-1938)等人肯定他的創作,認為他是當代著名的作家;而一般讀者與評論家眼中,索洛古勃則是「頹廢派分子、是死亡、妨害社會利益、個人主義、否認道德和色情文學的謳歌者」¹。索洛古勃行文淺白,並不刻意運用生澀冷僻的字句,但如同所有的象徵主義派同儕與後輩,索洛古勃的作品背後,也有其個人倚重的宗教與哲學脈絡,其中尤以諾斯替主義(гностицизм)²思想和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悲觀厭世的哲學最為特出,許多研究者也常藉此作為解讀索洛古勃詩文的鑰匙。

縱觀西方學者對白銀時期文學的論述可以看出,出自相同或相近歷史文化傳承的學者並不額外詮釋叔本華與諾斯替主義。相較於哲學家叔本華,諾斯替思想應是令海峽兩岸俄國文學研究者更感陌生的議題。近年來諾斯替主義已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例如梁坤在〈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淵源〉中指出索菲亞對俄國思想界的重要性,另一篇〈俄羅斯魔鬼學說的宗教哲學淵源〉一文中提及諾斯替主義對於白銀時期惡魔學的影響³;王安從諾斯替主義觀點分析納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 Набоков, 1899-1977)的小說,並概述諾斯替主義的世界觀、人類學與象徵語言⁴;李志強在《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一書中,也將諾斯替主義納入考量⁵;景劍峰則是從諾斯替主義中的索菲亞概念論及白銀

¹ 布羅伊特曼著。譚思同譯。〈費奧多爾·索洛古勃〉。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集體編寫。谷羽、王亞民等譯。《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史》II, 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6, 頁 381。

² Гностицизм 中文無固定翻譯,除了諾斯替主義之外,也譯成諾斯替(教)派或簡稱之為諾斯替。除了音譯的諾斯替之外,另有意譯的靈知主義/靈知派一稱。

³ 梁坤。〈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淵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 第 3 期, 頁 138-143; 〈俄羅斯魔鬼學說的宗教哲學淵源〉,《俄羅斯文藝》。2007, 第 4 期。頁 29-34。

⁴ 王安。〈《斬首之邀》中的諾斯替主義〉,《俄羅斯文藝》。2007, 第 4 期。頁 35-38。

⁵ 李志強著。《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0。

時期的索菲亞崇拜⁶；臺灣除了筆者先前研究索洛古勃小說略為提及諾斯替主義之外⁷，另有陳志豪援引諾斯替宗教之概念分析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說⁸。儘管如此，諾斯替主義與白銀時期作家與作品的關聯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也能提供理解作家與作品的另一方向。

索洛古勃的《創造的傳奇》(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1914)是他的長篇小說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說以三部曲的形式組成，原本以第一部《陰間的誘惑》(Навы чары)為名，自1907年開始陸續發表，1914年經過刪改更名為《創造的傳奇》⁹。這部小說反應出索洛古勃的理性思考和神祕主義世界觀，延續與拓展作家的創作理念。小說主角特里羅多夫(Триродов)被賦予創造傳奇的身分，與當時象徵主義作家所偏好的諾斯替造物主德穆革(Демиург)有緊密關聯，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也受到諾斯替思想的渲染。本文擬以諾斯替主義為切入點，首先概述諾斯替主義的由來與特點，尤其是造物主德穆革的概念，進而以此探討諾斯替主題對小說《創造的傳奇》的型塑與影響，以求更深入理解索洛古勃的這部小說。

1. 諾斯替主義的源起與核心概念

1.1. 諾斯替主義的源起與發展

諾斯替主義(гностицизм, Gnosticism)這個名稱，通常用來指稱西元前後出現於猶太教、基督教內部和周圍的許多派別學說的集合詞，它來自希臘語的「諾斯」(gnosis)一詞，原本的意思為「知識」。在諾斯替宗教語境當中，「知識」並不是客觀理性思維下的產物，而是獲得拯救的手段¹⁰。最早期的諾斯替文獻，幾乎都

⁶ 景劍峰。〈論諾斯替教中的索菲亞觀念〉，《基督教思想評論》。2012，總第十四輯。頁142-156。

⁷ 徐孟宜。〈索洛古勃短篇小說裏的二元論世界觀〉，《俄語學報》。1999，第2期。頁212-231；〈索洛古勃小說《小魔鬼》中的惡〉，《《俄國經典文學與人生》——國立政治大學俄文系2003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頁195-212。

⁸ 陳志豪。《索洛古勃短篇小說中的厭世情結》。臺北，2013。

⁹ 《創造的傳奇》俄文與德、英文出版與增刪與改寫之過程參見 Сысоева А. История прижизненных изданий романа Федорова Сологуба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Пва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397-409.

¹⁰ 約納斯著。張新樟譯。《諾斯替宗教——異鄉神的信息與基督教的開端》。香港：道風書社，2003，頁43。

是間接保存於虔誠護教的基督教教父或是新柏拉圖主義者的駁斥文論之中，他們視諾斯替教派為自身宗教或希臘哲學的偏離和誤解，因此將諾斯替思想劃為異端，或是歸類於異教¹¹。在他們眼中，諾斯替信徒運用《聖經》的形式，以自己的建構破壞了基督教學說的根本：貶低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毀謗舊約中的造物主¹²，似是而非、甚至完全悖反的諾斯替信仰，令他們難以容忍。

西元前後幾個世紀的古代時期是諾斯替主義開端、發展與興盛之時，其中包括從基督教發展出來的瓦倫廷(Valentinian)體系、崇拜大蛇的弗利吉亞的納塞內派(Phrygian Naassenes)、前基督教的猶太諾斯替主義，例如西門·馬古(Simon Magus)¹³、希臘化異教的諾斯替主義、希臘化影響範圍之外的東方諾斯替主義，例如曼達派(Mandaean)¹⁴。再者，如果不以「諾斯」當作取捨標準，那麼教義之中含有二元論的摩尼教(Manichaeism)也應歸入諾斯替派。¹⁵

除了摩尼教曾持續發展擴張了幾世紀，曼達派一直延續到今日，在伊朗、伊拉克仍有少數教徒之外¹⁶，其他幾個體系都先後被冠上「異端」而逐漸失去影響地位，隱沒在歷史洪流之中。但事實上諾斯替思想從沒有真正滅絕¹⁷，俄羅斯因

¹¹稱之為「間接保存」諾斯替文獻，是因為早期的教父們(例如伊里奈烏(Irenaeus, 約 120~200)、奧利金(Origenes, 約 185~約 254))在批評論證的過程當中，常常整段引用所駁斥的文獻內容，或是描述教派活動及領導人物等等，諾斯替教派的大概輪廓得以以此方法留存下來。詳見約納斯著。《諾斯替宗教》，同註 10，頁 49-51；Rudolph, K. *Die Gnosi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4, S.15f, 20f.

¹²梁坤。〈俄羅斯魔鬼學說的宗教哲學淵源〉，同註 3，頁 32。

¹³詳見 Rudolph, K. *Die Gnosis*, 同註 11，頁 315ff; Еремеев С. И. (состав.) *Гностики или о "лжеименном знании"*. Киев: "УЦИММ-ПРЕСС", 1997. С. 149-153.

¹⁴西元一、二世紀流行於約旦河東岸，認為人的靈魂終將從肉體桎梏中解脫，救贖者是一位類似基督的「曼達」，即人格化的生命知識。詳見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下冊。台北：恩楷，2002 頁 774。

¹⁵約納斯著。《諾斯替宗教》，同註 10，頁 44；摩尼教在瑣羅亞斯德教的基礎上吸收基督教、佛教和諾斯替教等思想材料，摩尼自稱是上帝選派的最後一位先知。摩尼教在西元八、九世紀成為中亞高昌王國的國教，傳入中國之後，也被稱為明教。詳見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同註 13，頁 1073。

¹⁶羅賓遜、史密夫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書》卷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 7。

¹⁷例如五世紀開始流傳於亞美尼亞與小亞細亞的保羅派(Paulicians)、於中世紀流行於地中海沿岸各國的潔淨派(Cathari, 亦稱卡特里派)、法國南部的阿爾比貞派(Albigense)、十世紀至十五世紀流行於巴爾幹、保加利亞、小亞細亞的鮑格米勒派(Bogomilen, 或譯為上帝之友會)，這些教派的

為接受了東正教的信仰，十四世紀中葉之後，諾斯替思想就透過拜占庭和東正教傳入俄國¹⁸。

作為宗教派別的諾斯替主義雖然式微，但它的思想理念除了在少數小型宗教團體獲得延續之外，還保留在諸如玫瑰十字會(розенкрейцеры)與共濟會(масонство)的祕密結社之中。十九世紀下半葉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Blavaasky, Еле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1891)將諾斯替思想納入她的神秘學體系，對英國的祕修團體黃金黎明(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產生重大影響，她的著作隨著神智學會也流傳到俄國，一度在藝文圈中流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上埃及發掘出一批名為拿戈·瑪第(Nag Hammadi)的古抄本，其中有許多諾斯替思想的文獻，補全了古代駁斥諾斯替思想文論裡的殘篇，也因此帶動西方對諾斯替主義的研究。¹⁹

諾斯替主義是一種混合主義，它包含東方神話、巴比倫占星學、伊朗神學、猶太傳統、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中的重要元素，而各項成分的多寡和取捨，則成為諾斯替各派相互區隔的指標。諾斯替思想的多樣性，顯現此一教派對外或是對內都抱持容忍的態度：諾斯替沒有明確統一的教會組織、沒有標準的教規或教義、沒有所謂的宗教正典，各教派的文獻呈現一種繁複並存的面貌，常可見相互矛盾之處，甚至可以說，諾斯替教徒不僅不關心統一文獻，反而以其豐富多樣的面貌彰顯神蹟。²⁰

1.2. 諾斯替主義的宇宙觀

諾斯替教派有許多相似與不同的版本詮釋宇宙的生成，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以曼達派和摩尼教為代表，認為世界形成是光明和黑暗偶然接觸所產生，由男性神所主導；另一類以瓦倫廷派為代表，認為世界形成是神性墮落的結果，由

宗教理念當中，都有鮮明的諾斯替色彩。

¹⁸ 劉小楓編。朱雁冰、李秋零、吳增定等譯。《靈知主義及其現代性謀殺》。香港：道風書社，2001，頁 236；斯拉夫使徒基利爾將諾斯替色彩濃厚的托名狄奧尼休斯(Dionysius the (Pseudo-) Areopagite)的神祕神學作品翻譯為斯拉夫文字。

¹⁹ 羅賓遜、史密夫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書》卷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4，頁 308-315。

²⁰ Rudolph, K. *Die Gnosis*, 同註 11，頁 59-60。

女性神所造成，惡沒有先前存在的本質。²¹以下所概述的諾斯替宇宙觀，基本上是以瓦倫廷派思想為藍本。諾斯替思想中的世界創造者和整個世界的來源，追根究底是神界的錯誤：至高無上神曾經流溢出最初的光明體，其中一個是挪斯(Nous)，是「心靈」之意。挪斯想通過自己的創造來榮耀父，於是又流溢出許多移湧(Aeon)，從這些移湧當中產生智慧，即索菲亞(Sophia)²²。索菲亞意圖模仿神的創造，卻因而墮落至下界，神界因索菲亞的衝動創造，不再和諧平靜；為了拯救索菲亞，新的移湧出現，後來又流溢出稱為耶穌的移湧，擔負拯救的使命。

低階的索菲亞以物質和魂造出德穆革(Demiurge)(有的諾斯替文本稱之雅達巴沃(Yaltabaoth))，德穆革不知道至高無上神的存在，以為自己就是原初與唯一的神：他們的首領乃是瞎眼的，〔由於他的〕能力並無知〔和〕驕傲的緣故，他帶著他的〔能力〕說：「我是上帝，〔除我以外〕沒有別的上帝。」²³。出於自負與傲慢，他開始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和世界。德穆革先創造天地，然後創造擁有雙重性別的子嗣，命令他們管理各星層，並且在各星層造出他們的邪靈和天使。世界是拘禁與隔離人和神的場域：宇宙就像一所巨大的監獄，而地球則是它最裏層的牢房，是人類生活的場所。宇宙的各個層面就像圍繞共同核心的密封的殼層，一層層地排列在地球的周圍與之上²⁴。

在諾斯替的神學之中，排斥一切神人同形論(anthropomorphism)，也排除了神對創世的任何參與。諾斯替的至高無上神超越世俗，既不創造宇宙、也不統治宇宙，至高無上神所居住世界只有光明，同時也只有善的存在，但這個宇宙和人類所在的宇宙互不相關，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相對立的。相對於基督教的「世界和人是完美的上帝所造」的概念，諾斯替思想中的世界與人都是神的墮落體——德穆革的產物。世界由神所造的原生原創性意義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為不完美的次等產物之概念。

1.3. 人類與世界的關係

按照諾斯替觀點而言，德穆革和他所造的眾掌權者所創造的第一個人是亞

²¹ Rudolph, K. *Die Gnosis*, 同註 11, 頁 74。

²² Sophia 一詞即是「智慧」之意。

²³ 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同註 16，經文出自〈掌權者的本質〉，頁 201。

²⁴ 約納斯著。《諾斯替宗教》，同註 10，頁 58。宇宙結構圖參照 Rudolph, K. *Die Gnosis*, 同註 11, S. 78: 此處所繪的版本在七星層與恆星層之間有古蛇利維坦(Liviathan)環繞。

當，但亞當沒有屬靈的成分，癱瘓不能行走。上界下來的天使勸說創造者將氣吹入亞當體內，他所不知的靈的成分就進入亞當身體中：這樣，身體便動了，也得了力量。他發出光來，他的身體是明亮的²⁵。因此，亞當及其後代的人類是從世界和超世界的雙重根源產生，並且由三部分組成：肉體、魂與靈，只有靈當中含有上界落下的神聖成分，被包裹與限制在肉體當中。因此人的身體也如同小型宇宙，囚禁著靈。

以亞當為首的全體人類，被德穆革和掌權者置於一個沉睡不醒的世界，沒有拯救知識的人通常呈現麻木與遺忘的狀態，唯有通過「諾斯」，才能從無知中解放。人生在世的目的是獲得拯救的知識，讓遺忘消失，擁有諾斯的人即是屬靈的人(pneumatics)，人若有知識，就是從上面來的。他若被呼召，就必聽見，並回答，且歸向呼召他的那一位，而且上升到他那裏去，〔…〕有知識的人認識自己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他明白知道，就像喝醉酒的人從沉醉中醒來，既清醒了，就回到自己，並糾正自己的事²⁶。他們能憑藉靈的火花通過層層枷鎖與關卡，最後回到至高無上神的光明世界，認識超越世俗的神和他自己。

由於人肉體之內靈的成分來自此世界之外的「彼世界」，因此人的靈被喚醒後，一種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疏離感便油然而生。此世界對人而言是陌生的異鄉，也是格格不入的和懷有敵意的²⁷，這個宇宙以及自身的肉體都只是暫時狹仄的寓所，無法提供歸屬感。對於彼世界的渴望，使人只要存在這個世界上一天，就有無法消除的鄉愁。

諾斯替經文中常以墮落、牢籠、囚禁、異鄉描述此世界，沒有拯救知識的人處於沉睡、麻木、昏醉與遺忘的蒙昧黑暗狀態；靈知覺醒的人則是清醒、光明，同時又憂愁而思鄉的。

人類想要獲得靈的火花「諾斯」並得到拯救，須依賴光明信使的啟示。光明信使必須瞞過世界的掌權者，對人發出召喚，喚醒人身體裡面的靈，再將拯救的知識傳授給他。諾斯替教派對於光明信使的詮釋與命名並不統一，或稱之為拯救者，或將他等同於耶穌。一旦人獲得了諾斯，即是獲得拯救的保證。他不再認同這個世界，某些教派因此發展為極端禁慾，與世界劃清界線，藉此保持靈的潔淨；另一些教派則演變為極端縱慾，理由是身體的所有作為都與靈無關，靈也不會因

²⁵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同註 16，經文出自〈約翰密傳〉，頁 139。

²⁶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同註 16，經文出自〈真理的福音〉，頁 55-6。

²⁷劉小楓編。《靈知主義及其現代性謀殺》，同註 18，頁 293。

此受到污染和腐朽。

大部分的諾斯替教派主張：靈被喚醒的人只是具備獲得拯救的資格，因為靈只有在人死後才能與魂和肉體分離，因此對於諾斯替信徒來說，死亡是一種解脫，也是獲得拯救的必要之途。靈的上升或靈的升天之旅是人的拯救中重要的環節，每一教派有不同程度的敘述，但大致上，上升之路就是下降之路，沿途必須克服各星層邪惡勢力的阻撓²⁸。某些諾斯替體系同時提出了相應的末世論：靈的元素散落在人世當中，表明了神自身完整性受到損失，神為了恢復自身的完整，才會派遣光明使者干預人的世界，因為神拯救人的行為，實際上是拯救神自身。一旦所有的靈或光明元素都返回上界，這個宇宙也因為失去光明因子而滅亡，這個結局並無悲劇意味，只是原初秩序的恢復，光明再度居於上界，而黑暗則永遠被毀滅，呈現一片死寂狀態。²⁹

2. 諾斯替思想觀照下的《創造的傳奇》

俄國的宗教思想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紛紛從東正教以外的信仰尋求起發，諾斯替的索菲亞形象與索洛維約夫(В. С.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的索菲亞學說不無關聯，除了影響了由弗洛連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37)、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到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別爾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洛斯基(Н. О. Лосский, 1870-1965)的聖靈母親拯救世界之思維³⁰之外，奉索洛維約夫為心靈導師的布洛克(А. А. Блок, 1880-1921)、別雷(А. Белый, 1880-1934)則以索菲亞為典範寫出各自的「永恆女性」；而諾斯替思想中的造物主德穆革更受到象徵主義派作家們的青睞，為其詩文創作提供模仿的身分與靈感。作家將創作書寫等同於德穆革的創造世界，是自身作品的上帝，同時也因德穆革是衍生次級的造物主，使作家意識到：創造者/作家的身分事實上也是被創造出來的。索洛古勃曾在詩中表達他的

²⁸ 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下，同註 19，經文出自〈塞特三柱〉，頁 116；另一篇〈約伊二書〉中對此過程有詳盡的解說，並有各星層封印的圖解，詳見 Rudolph, K. *Die Gnosis*，同註 11，頁 188-190。

²⁹ 約納斯著。《諾斯替宗教》，同註 10，頁 278-281。

³⁰ 詳見梁坤。〈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淵源〉，同註 3，頁 140-143；景劍峰。〈論諾斯替教中的索菲亞觀念〉，同註 6，頁 151、154-156。

體會：Я сам – творец и сам – своё творенье,/ Бесстрастен и один.³¹ 此外，作家延續諾斯替思想中的否定了現世存有(бытие)與價值，轉而嚮往彼世界(мириной)³²，散文作品則常以此世皆非、空無和否定對照肯定彼世界的一切存在皆美。此外，索洛古勃強調創作的神祕性，值得尋求的美是正在創造的，因而也是永遠富有朝氣的³³，索洛古勃的觀點也闡明了小說名稱的由來³⁴。

《創造的傳奇》是三部曲小說，第一部分〈血滴〉(Капли крови) 敘述伊麗莎白·拉緬耶娃(Елисавета Рамеева)結識莊園鄰居特里羅多夫(Георгий С. Триродов)，莊園主人與他所辦的兒童夏令營、莊園內恬靜的小孩(тихие дети)皆令她好奇並產生好感。不久伊麗莎白與特里羅多夫相戀，後者改變幽居的生活方式，開始參與省城斯科羅多日(Скородож)的社運團體的活動。與此同時，城鎮內各種團體的集會與工人罷工，引起哥薩克騎兵鎮壓，守舊的教育界人士則批評特里羅多夫所辦的夏令營傷風敗俗。伊麗莎白在一次遇襲獲救之後，回憶起奧爾特魯達女王(королева Ортруда)的一生。

第二部分〈奧爾特魯達女王〉情節發生在地中海聯合群島王國(Королевство Соединенных Островов)，女王與坦克連德(Танкренд)王子結婚十年，卻對丈夫有無數情人一無所知。女王原本就對權力利益爭鬥不休宮庭政治感到厭煩，在得知丈夫的背叛之後，更常逃避政務，沉溺在密儀祈禱與縱情之中。群島的火山日益不穩定，女王在情人相繼死亡之後失去生存之志，意欲平息火山，卻死在火山噴發之時。第二部曲結束在女王死後王子決定競選國王，反對他的工人團體開始示威遊行。

第三部分〈煙與灰〉(Дым и пепел)敘述特里羅多夫持續關注聯合群島王國的時勢，認為群島王國適合實現他的幻想，決定參加國王競選。聯合群島的首相決定支持特里羅多夫，社運團體的首領則與特里羅多夫保持聯繫。西歐與俄國論壇嘲諷特里羅多夫，但經過投票特里羅多夫仍然當選。俄國省城的社會動亂擴

³¹ Сологуб Ф. *Избранное*. СПб: Диамант, 1997. С. 176. 象徵主義派作家作為惡魔般的德穆革藝術家之論述詳見 Hansen-Löve, A. A. *Der russische Symbolismus. System und Entfaltung der poetischen Motiven. I. Band: Diabolischer Symbolismu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9, S. 345-387.

³² Hansen-Löve, A. A. *Der russische Symbolismus*. 同註 31，頁 70-71。

³³ 布羅伊特曼著。〈費奧多爾·索洛古勃〉，同註 1，頁 379。

³⁴ 《創造的傳奇》俄文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精確的翻譯即是「正在被創造的傳奇」。

大，特里羅多夫被勒令關閉學校，不久亂民開始攻擊特里羅多夫的莊園。特里羅多夫讓親朋與教師、學生進入溫室，啟動飛行裝置，溫室變成球體飛行器飛往聯合群島王國。

三部曲中的人物、情節與場景以相互映照(взаимобратимость)³⁵的手法呈現，〈血滴〉是俄國小城鎮的具體描繪，〈奧爾特魯達女王〉中虛構的聯合群島王國則充滿詩意化的宮廷騎士生活，兩個世界在〈煙與灰〉中交融，創造出新的幻想的現實³⁶。但不論是相對現實的俄羅斯場景，或是明顯虛構的聯合群島王國，都因小說主角特里羅多夫意識到本身可能也是「被創造的」人物，使得虛實世界的相互映照之結果仍凸顯此世界的虛幻性。

2.1. 創造者特里羅多夫

許多研究者都指出，特里羅多夫(Триродов)這一姓氏含有的數字三(три)，數字三在許多宗教、神祕學傳統與民俗學中具有神聖與神祕的意義，並意味著交織兩個對立極端之後的創新³⁷，既是小說構成的基調三部曲——現實、虛構、與虛實相融的世界——，也是小說的三個主旨：以幻想創造、改早庸俗墮落的生活和戰勝死亡。除此之外，數字三也散見在小說各處細節³⁸，例如特里羅多夫莊園大門傳說曾有的神祕留言「進去三個，出來兩個」(13)³⁹、小孩葉戈爾卡(Егорка)困在棺材裡，害怕地唸著咒語似的「三塊皂石，三個林中居民，三種失落的力量」⁴⁰、甚至是奧爾特魯達女王的三個崇拜者等等……。主角姓氏中央的詞跟 род

³⁵ Полонский В. В. Поэтика Фёдора Сологуб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бразы,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аллюзии //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2016, том 75, № 2. С. 7.

³⁶ 弗·阿格諾索夫主編。石國雄、王加興譯。《白銀時代俄國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 116。

³⁷ 例如三位一體的聖父、聖母、聖子；或是童話故事中，兩個失敗案例後出現的成功的第三方。詳見王紅旗著。《數字——神奇的含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頁 192-199。

³⁸ Соболев Л. О Фёдоре Сологубе и его романе // Сологуб Ф.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II*.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1. С. 273; 李志強著。《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同註 5，頁 128；戴卓萌。〈索洛古勃長篇小說《編織的傳說》中的兩個世界〉，《俄羅斯文藝》。2012，第 2 期。頁 74。

³⁹ 費·庫·索洛古勃著。張冰譯。《創造的傳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13。以下引用僅標出頁數。

⁴⁰ 原文是 Три жировика, три лесовика, три отпадшие силы! 前兩者也可翻譯成「三個油燈，三個林妖」。俄文出自 Сологуб Ф.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4. М.: НПК «Интелвак», 2002. С. 168。以下引用僅標出頁數。

是斯拉夫人曾經崇拜的生育之神羅德(Род)，神力滲透天上、人間和地下三界⁴¹。特里羅多夫的名字格奧基爾(Георгий)則令人與基督教的屠龍者聖喬治或民間傳說中的屠龍者產生聯想，因此與小說中的火蛇/火龍太陽、甚至德拉戈涅爾島(Драгонер,龍之島)的火山皆難以和諧共存⁴²。特里羅多夫集化學家、發明家、思想家、教育者、魔法師等多種身分於一身，擁有德穆革一般的創造能力，但他與德穆革不同的是：後者不知至高無上神的存在，以為自己就是原初與唯一的神，而特里羅多夫則臆測到自己可能是被創造的人物：

可是，或許我和您〔伊麗莎白〕壓根兒就不是什麼活人，而不過是一部長篇小說裡的人物，而這部長篇小說的作者壓根兒不會費心去思考什麼外在的逼真性問題。他用他那奇妙無比的想像力虛構了這片陰鬱的土地，然後又用這塊黑乎乎的、罪孽深重的土地，培植出了這些奇美的韃靼槭，這些高大的黑楊，這些躲在灌木叢裡嘰嘰喳喳的小鳥兒和我們。(117)

特里羅多夫認為他是從陰鬱、黑暗又充滿惡的土地被創造出來，而敘述者在小說起始即開宗明義地點出：他是擷取一段粗陋乏味的生活，然後用它來創作一則甜蜜的傳奇(3)，兩相對照可以看出：不論是敘述者/創造者，或是被創造的創造者特里羅多夫，兩者都如同諾斯替信徒般認為：這個世界的本質是惡與庸俗的。

儘管特里羅多夫意識到自己是被創造的人物，他的創造也有別於德穆革帶有強制性的變態瘋狂⁴³，是理智思考後的產物。他曾表示：我們此刻正在創造的生活，本身就是由現實的日常生活和幻想的烏托邦這兩種成分融合而成的(70)。事實上，特里羅多夫確實將他閱讀的烏托邦幻想實踐在他的日常生活當中⁴⁴：莊園建築會讓來訪者產生時空扭曲的感受；占地廣大的溫室在〈煙與灰〉中變化成水晶體飛行器；緊鄰莊園的兒童夏令營(在第三部曲轉變為寄宿學校)則是類似伊甸園的存在；莊園前主人馬托夫(Дмитрий А. Матов)的身軀被特里羅多夫以藥水縮小成一俄尺(大約 30 公分)，禁錮在六面立方柱狀物當中，預計在適當的時刻讓馬托夫恢復原本的身量復甦；與伊麗莎白喝下魔法藥水，前往馬伊爾(Маир)星照

⁴¹ 梁坤。〈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淵源〉，同註 3，頁 139。

⁴² Соболев Л. О Фёгоре Сологубе и его романе, 同註 38，頁 273。

⁴³ Hansen-Löve, A. A. *Der russische Symbolismus*. 同註 31，頁 347。

⁴⁴ Соболев Л. О Фёгоре Сологубе и его романе, 同註 38，頁 271：可以飛向月球的飛行船出現在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英國科幻小說家)的作品當中，將人體縮小則令人聯想到王爾德(O. Wilde, 1854-1900，英國作家)的《葛雷的畫像》中葛雷溶解畫家朋友屍體的場景。

耀的奧伊拉(Ойла)大地⁴⁵旅居的過程，則充滿鍊金術與意識轉換的精神旅行之色彩。

原本特里羅多夫離群索居，活在他創造的小世界與幻想中，然而他對伊麗莎白的愛情，促使他改變想法，他心中生起了用創造藝術的力量來改造生活以及以兀傲的意願創造生活的歡樂的理想(166)。第一部曲〈血滴〉中的創造規模較小，一些屬於個人隱私，無法公開；對外的創造實驗多半侷限在兒童夏令營的教育方式與日常作息，涉及社會國家層級的議題的仍停留在言論與幻想層面。特里羅多夫試圖透過兒童夏令營，重現希臘時期崇尚肢體美的烏托邦境界，但是周遭庸俗的社會無法理解他的意圖，並以猥瑣的眼光看待兒童夏令營，斥責教師與孩子裸露肢體是道德敗壞的行徑，並否定學生可以有思考的自由與能力，將之視為資質低劣。

兒童夏令營不僅體現特里羅多夫的教育理念，也是他意欲在塵世中創造純真樂園的嘗試，而莊園中蒼白的恬靜小孩則是他令無辜枉死的孩子再度存在於塵世的創造。男孩葉戈爾卡被母親責打致死，葬入墓園之後被特里羅多夫以魔法喚醒，從此成為恬靜小孩的一員。從葉戈爾卡的遭遇不難推測，其他的恬靜小孩與他有類似的經歷。特里羅多夫為他們創造了免於淪為孤魂野鬼、但也非復活的異類存在的狀態，恢復他們全然純淨與天真的特質與預知的特殊能力⁴⁶。特里羅多夫家的花園與溫室如同母親的子宮，給與夏令營孩童與蒼白的恬靜小孩天堂般保護的空間⁴⁷。特里羅多夫曾對伊麗莎白表示：實際上，只有孩子們是在真正地活著。我對他們嫉妒得心疼。〔…〕活著的只有孩子們。成年是死亡的開始。(116)

神祕訪客埃馬努伊爾·奧西波維奇·達維多夫(Эммануил Осипович Давидов)⁴⁸譴責特里羅多夫施於恬靜小孩身上的作為，則代表僵化的基督教對特

⁴⁵ 索洛古勃曾寫詩組《馬伊爾星》，詩中的行星奧伊拉被詩人賦予「永恆之美的極樂之土」的涵意。詳見索洛古勃著。張冰譯。《創造的傳奇》，同註 39，頁 506 之譯者註解。

⁴⁶ Соболев Л. О Фёдоре Сологубе и его романе, 同註 38，頁 278：依照俄國民間傳說，只有受洗的小孩死後才能成為天使，意外或枉死的孩子則不能進入天堂，被母親殺死的孩子常成為不潔之力，須經教會儀式才能「漂白」靈魂。

⁴⁷ Кондо Ф. Образ тел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 Сологуба // Пва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130-131.

⁴⁸ 關於訪客姓名實際上是俄國化的耶穌基督之論述，參見弗·阿格諾索夫主編。《白銀時代俄國文學》，同註 36，頁 117；此外，特里羅多夫與彼得·馬托夫的爭論則影涉對梅列日科夫斯基當時提出的綜合新基督教之質疑，詳見李志強著。《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同

里羅多夫的批判。面對達維多夫要求他放棄異端邪說，特里羅多夫的回應也顯示他對固守教條的基督教的否定：

〔…〕特里羅多夫又說：「您記住，我永遠都不會跟您走，永遠都不會接受您那種安慰理論。您全部的文學和佈道活動在我眼中全部都是徹頭徹尾的錯誤。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您如此雄辯講述的取悅弱者的一切，我根本一點兒都不信。我不信。」

〔…〕

「請您放過我吧！」特里羅多夫堅決地說：「不會有奇蹟的。沒有什麼復活。任何人也休想戰勝死亡。在這個醜陋腐朽的世界上恢復統一的意志——這是個還沒有被人實現的功勳。」(206)

代表基督的達維多夫為特里羅多夫的不受教感到遺憾，後者則以德穆革的姿態肯定自己正在進行的創造才是奇蹟，並自負傲慢地表示：「我知道正確的路。那就是我走的路。」(206)

直到第三部曲〈煙與灰〉，特里羅多夫才得以爭取落實以社會主義治國與自由新生活的實驗。〈煙與灰〉並未描繪未來理想國逐步建設的過程，而是結束在特里羅多夫降落聯合群島王國之時。此場景不無諷刺：特里羅多夫的科技取代了聖經中傳福音的天使，在他抵達的前一天，天空上出現了光明的信號，火光灼灼的字母(626)宣告國王即將來到。隔天清晨行星一般的飛行器降落，特里羅多夫如天神下降般來到他將統治的王國，即將展開他的創造志業。

2.2. 厭棄塵世與追尋救贖

人類所生存的世界，在諾斯替信仰的觀點下是不完美與惡的世界，人體內的靈性火花若沒有覺醒，則會生活得如行屍走肉，言行庸俗、無恥與殘忍，甚至以行惡事為樂，索洛古勃前一部長篇小說《小魔鬼》(Мелкий бес, 1907)中的主角彼列多諾夫(А. Б. Передонов)與其周遭的眾人，正是這類昏聩麻木、無惡不做的典型代表。《創造的傳奇》中，彼列多諾夫式的人物充斥在俄國省城與聯合群島王國，他們的存在相互映照且相互補述：出現在第一部曲〈血滴〉中的勒索惡棍、守舊學界與教會、殘忍父母、無恥暴徒，在第二部曲〈奧爾特魯達女王〉仍能看見他們的同類人。這些與阿里曼(Ahriman)和撒旦⁴⁹集結成夥的無明之人，為身

註5，頁133。

⁴⁹約納斯著。《諾斯替宗教》，同註10，頁253：摩尼教承襲瑣羅亞斯德教的傳統，把人格化的

邊之人帶來痛苦與迫害，更是社會與國家的亂源。

小說中受到壓迫的多半是女性與小孩，在他們還未明顯感受到周遭惡意之前，通常熱愛生活、追求思想與肢體的自由，肯定自然界與肉體之美，其中以夏令營師生、伊麗莎白和奧爾特魯達女王最為明顯。特里羅多夫的兒童夏令營與寄宿學校，由於師生的古希臘式穿著、裸體游泳、赤腳走路，引來外界惡意的眼光；來到夏令營視察與考試的學界眾人，也因學生答題不符他們的刻板期望而大肆批評。孩子因訪客粗魯的態度感到無所適從，而教師事實上更早就感受到外界的惡意，一位女教師曾告訴伊莉莎白：「人們建造城市是為了躲避野獸，可人自己反倒變得像野獸一樣凶惡。〔…〕我們離開城市隱居森林，就是為了逃避城裡的野獸和野蠻的風習。」(10) 但是美與自由在庸俗與惡的勢力下無法存在，特里羅多夫的教育實驗與改革最終在俄國土地上以失敗收場。

厭棄塵世的主題，在奧爾特魯達女王的命運之路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聯合群島王國是天主教國家，但是女王傾心的信仰卻帶有多神教和諾斯替信仰的混合色彩。某次女王向霞光之神斯維塔札爾內(Светозарный)祈求啟示卻沒有得到回應，宮廷女伴阿夫拉(Афра)表示：「宣告真理的人不是從上天下來的。斯維塔札爾內是從黑暗的深淵升上來的。」女王回答阿夫拉的話顯示她對塵世的看法：

「德穆革(Демург)向我們隱瞞了真正的知識。他珍藏著把所有知識和所有的智慧統一起來秘訣，而讓我們處於無知狀態，讓我們忍受絕望的痛苦，精神的貧乏和無法忍受的苦惱。安慰者睿智的蛇，從大地裡，從紅紅的黏土裡，像初人一樣，站了起來。他想向人們公布真正的知識——而那些卻害怕得要死，他們不敢堅守自己的天堂，卻膽怯地躲入黑暗之中。」(252)

這裡的安慰者睿智的蛇指的並非天空中肆虐的太陽火蛇，而是伊甸園中教導亞當和夏娃吃下知識樹果實的蛇。猶太教與基督教信仰中被貶斥的蛇，在諾斯替思想中卻是給與知識、使人覺醒的指導者⁵⁰。

知悉丈夫的背叛，強化了奧爾特魯達對塵世的厭煩與失望，密道與地下宮殿

黑暗叫做阿里曼，有積極為惡的特性；李志強認為〈血滴〉是阿里曼型的群魔小鬼，而聯合群島王國的坦克連德王子則是撒旦型的魔首，詳見：李志強著。《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同註 5，頁 124-126。

⁵⁰Rudolph, K. *Die Gnosis*, 同註 11，頁 111；羅賓遜、史密夫編。《靈知派經書》卷上，同註 16，頁 203。

為她提供逃避之處，首次進入地下通道的女王覺得這條路一路上都十分可怕，猶如走在地獄之路，但她隨即感到狂喜：這難道不是陰間生活的樂天福地嗎，這種生活絕然不同於我們如今所過的那種日復一日煩悶無聊的生活。這是按照意志創造出來的異樣的生活。(269)遁入地下宮殿祈禱與進行儀式使奧爾特魯達喟嘆：啊，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這才是我的生活！猶如去了另一個世界！擁有了另一種存在。(325)奧爾特魯達開始對她的世界產生虛幻感，懷疑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一場夢，同時另一世界卻變得日漸真實：她彷彿覺得自己仍是異國他鄉裡的一個幸福而勇敢的少女，〔…〕她常常能清晰地看見一條清澈的小河和河上的伊麗莎白，那條河就在她的坦克連德常常給她講述的那個地方。(326)

另一世界以幻想的形式滲透進入奧爾特魯達的世界，只能給與短暫的安慰，她雖然憧憬伊麗莎白的生活，卻發現自己踏上與祖先金涅夫拉(Джиневра)女王同樣的道路，胸中充滿惡毒的狂喜和野獸般的鬱悶(407)，一心想要報復不忠的丈夫和他的情人們。女王挑逗秘書萊默斯(Реймерс)與宮庭侍衛阿斯塔利夫(Астольф)，並唆使後者殺死坦克連德王子的情婦，萊默斯與阿斯塔利夫最後以自殺結束無望的愛；阿夫拉被催眠假死，才得以逃離毀滅。

女王的行徑引起教會的批評，紅衣主教希望女王告解懺悔，——聯合群島王國上的高官貴婦往往在教會懺悔之後，自認罪過已獲上帝赦免，因此言行依然故我，由此可見信仰僵固後的虛偽性——，主教和女王的對話反映了兩人宗教信仰上的差異：紅衣主教認為人已被逐出天堂，因此裸體會誘人墮落，應受譴責；奧爾特魯達則認為是否處於天堂完全是個人認知，心思齷齪的人才會視肉體為惡。對於紅衣主教聲稱的教會給人指出了一條拯救之路，奧爾特魯達則回應：在我和我的上帝之間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中間人。(397)女王的反駁是典型的諾斯替思維：救贖之路是透過個人身上靈的覺醒，不需教會與神職人員的力量⁵¹。奧爾特魯達原本如古希臘人對肉體美的讚賞轉變成陰鬱的情慾，求而不得的愛使她更感生活的沉重與空虛，追求死亡成了她唯一的救贖與解脫之路。

與奧爾特魯達女王命運相映照的是伊麗莎白的另一種道路，伊麗莎白與妹妹首次拜訪特里羅多夫家的經驗，促使她對所居住的世界產生不同以往的感受。特里羅多夫的兒子吉爾沙(Гирша)帶領兩姊妹走穿過山洞的地下通道進入莊園，她們行進間感到沉重、疲倦與昏昏欲睡，回程時甚至在地下走道睡著，回家後也產生記憶模糊的現象。這裡的沉重、昏睡和遺忘，正是諾斯替觀念中未覺醒的人會

⁵¹ Iwersen, J. *Gnosis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Verlag GmbH, 2001, S. 62.

有的感覺。特里羅多夫刻意安排的地道之行，令伊麗莎白有感而發：

伊麗莎白小聲說：「這裡的光都是不知從何而來的死光，太可怕了，可此刻我最害怕的，是那張可怕的怪物的嘴臉，渾身熱氣，在咱倆頭頂上燃燒著。」

「那是可愛的太陽。」葉蓮娜輕輕地說。

「那輪太陽是會死寂的，」伊麗莎白說：「它會死寂的，那非正義的發光體，可是，在地底深處的通道裡，那些擺脫了烈焰灼人的蛇和深入骨髓的寒冷的人們，會建設一種理性的新生活的。」(22)

伊麗莎白意識到火蛇太陽——索洛古勃作品中一貫的意象——對世界的殘酷統治，但沒有因此退縮，基本上她和還未為情所苦的奧爾特魯達一樣，相當喜歡陽光下的自然美景，並且充滿熱情地想實現自己的幻想。地道經歷如同埋下覺醒的種子，與特里羅多夫的往來讓伊麗莎白窺見塵世中不尋常的面向，而突如其來地擁有奧爾特魯達一生的記憶之後，也預示女王未竟之夢將由她接續。

在第一部曲〈血滴〉當中，伊麗莎白也和奧爾特魯達一樣肯定肉體的美，也一樣曾有情慾勃發的時刻，但感官慾望並未將伊麗莎白引向縱慾與墮落之路，有研究者指出，伊麗莎白喜愛打扮成男孩意味著在成熟女人與孩子兩者之間，她更傾向保有孩童純真的特質：伊麗莎白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小男孩。她喜歡男裝，並且常常做這樣的惡作劇。我們的生活實在是太單調乏味了——改扮男裝至少可以向我的有限性來個挑戰！(84)男孩打扮在外表與心理上使伊麗莎白增添模稜兩可的色彩，藉此暫時擺脫身分性別的束縛⁵²。即使在伊麗莎白與特里羅多夫相戀之後，女性的風華開展，她的孩童質地仍使她多一份純真的韻致。

索洛古勃過往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在《創造的傳奇》中產生一些變化。原先二元對立分明的特質，例如日/月、火紅/蒼白、壓迫/受害、喧囂/寧靜……仍然存在，但先前否定前一項而肯定後一項的詮釋已有所鬆動。上文所述的如孩子般的女性，往往經受不住塵世的壓迫，只能以瘋狂或死亡逃離世界(例如〈光與影〉(Свет и тени, 1894))；肯定自己身體的美，也會在外界質疑的眼光中畏縮萎頓(例如〈美〉(Красота, 1899))。但是《創造的傳奇》中的伊麗莎白不因太陽火蛇的肆虐而退怯，勇敢地參與社會運動與追求愛情；奧爾特魯達雖然因被叛而扭曲情慾，以至了無生趣，卻仍堅持自己的信仰與對未來的信心。

⁵² Кондо Ф. Образ тел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 Сологуба, 同註 47, 頁 131。

出現在〈紅唇客〉(Красногубая гостя, 1909)當中的莉莉特(Лилит)⁵³之形象，在《創造的傳奇》中，她的特質被切分到兩個角色身上：致命的紅唇與蒼白的面貌這個衝突的特徵出現在特里羅多夫的情婦阿爾金娜(Алкина)身上：「阿爾金娜」恬靜、冷艷、安詳，一頭深紅色的頭髮，有一張細膩的粉白的臉。這張臉上，一張大嘴和鮮艷的紅唇顯得十分突兀，就好像這張臉上全部的肉感和秀色，都被納入這鮮艷得令人感到突兀的充滿罪惡感的可怕紅唇中了。(73)裸體的阿爾金娜則像一條白蛇(75)。而特里羅多夫的亡妻則擁有莉莉特這個名字與死亡的意象，她的影像封存定格在照片當中，或是在特里羅多夫魔法的召喚下不得不出現，但已失去如在〈紅唇客〉中的主動攻擊性。特里羅多夫對亡妻的留戀，其中不無消極與厭世的涵意，但他的態度在伊麗莎白出現之後有所轉變，並將他對兩個女人的感情衍生為抽象的思維和概念：

一個人永遠被賦予兩個妻子，而且永遠被賦予兩個真理。
〔…〕前妻是莉莉特月亮般的理想，四周環繞著寂靜、神祕和類似於寂靜和神祕的墳墓。這是永恆的姊妹，親愛而又遙遠的、神祕的女友，永遠在召喚他登上遙遠的路的未知的女伴侶。他的第二為妻子是太陽般的、深藍色的、黃金色的夏娃，伊麗莎白。這是永恆的情人，一個異己但親近的女人，是他家的女主人，是他孩子的母親，也是永遠吸引他走向寧靜的女人。(501)

特里羅多夫先前沉迷於莉莉特的美，致使他否定此世界，趨近幻想或死亡，而被伊麗莎白吸引之後，則對此世界產生積極與肯定之心。敘述者緊接著表示，肯定此世界必然伴隨諷刺，因為無法對此世界難以調和的矛盾視而不見。奧伊拉大地之旅事實上也是短暫逃離塵世的途徑，卻讓特里羅多夫和伊麗莎白再次看清：永恆完美的一直是彼世界，兩相比較之後的此世界更顯庸俗不堪。即便如此，兩人仍願意致力創造，尋求實踐理想的可能性，這份勇氣是索洛古勃先前小說角色所缺乏的。

3. 結語

諾斯替主義是解讀索洛古勃詩文的關鍵之一，近年海峽兩岸對諾斯替主義與

⁵³ 猶太傳統經文中的莉莉特(或譯莉莉斯)是亞當的第一任妻子，因不馴服而被逐出伊甸園，化為魔女為惡。詳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9%E8%8E%89%E6%96%AF>

俄國文學的關連已有部份研究，但敘述多半簡短，值得再更深入論述。本文以諾斯替主義為切入點，首先概述諾斯替主義的由來與特點，尤其是造物主德穆革的概念，進而以此探討諾斯替主題對小說《創造的傳奇》的型塑與影響。

諾斯替主義一詞來自希臘語的「諾斯」，意思為「知識」。在諾斯替宗教語境當中，「諾斯」是獲得拯救的手段。諾斯替世界觀認為世界與人是由索菲亞墮落產生的德穆革所創造，是不完美與罪惡之存在。沒有「諾斯」的人常呈現麻木與遺忘的狀態，唯有死亡才能讓靈的火花脫離肉體，上升回歸完美至善的神域，因此諾斯替信仰視死亡為解脫。

索洛古勃的三部曲小說《創造的傳奇》中，現實的俄國省城與虛構的聯合群島王國相互映照，主角特里羅多夫是被創造的創造者，在他身上可看見與造物主德穆革相似與相異之處，他的創造帶有神祕與鍊金術色彩。

厭棄塵世的主題在奧爾特魯達女王的命運之路展現得最為極致。女王捍衛自己帶有諾斯替色彩的信仰，丈夫的背叛強化她對塵世的厭煩與失望，使對世界產生虛幻感，最後認定死亡是她唯一解脫與獲得救贖之路。

伊麗莎白與奧爾特魯達女王兩相映照，雖然感受到火蛇太陽的惡意，伊麗莎白卻仍堅持在此世界創造的夢想與勇氣。《創造的傳奇》依舊延續索洛古勃否定此世界諾斯替式觀點，但小說中受苦受壓迫的角色則多了些勇氣與對未來的期盼。

諾斯替思想中的不完美造物主、否定此世界的庸俗麻木、嚮往彼世界的自由完美之主題在小說《創造的傳奇》中扮演重要角色，梳理諾斯替思想的象徵意涵，有助於深入理解索洛古勃的作品。

參考文獻

- Евдокимова Л. В. Имя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в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е Ф. Сологуба // Пва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82-109.
- Еремеев С. И. (состав.) *Гностики или о "лжеименном знании"*. Киев: "УЦИММ-ПРЕСС", 1997.
- Hansen-Löve, A. A. *Der russische Symbolismus. System und Entfaltung der poetischen Motiven. I. Band: Diabolischer Symbolismu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9.
- Iwersen, J. *Gnosis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Verlag GmbH, 2001.
- Кондо Ф. Образ тел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 Сологуба // Пва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123-133.
- Полонский В. В. Поэтика Фёдора Сологуб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бразы,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аллюзии //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2016, том 75, № 2. С. 5-20.
- Рублева Н. И. (Сост.)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Ф. Сологуба в зеркале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 Пав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370-378.
- Rudolph, K. *Die Gnosi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94.
- Соболев Л. О Фёдоре Сологубе и его романе // Сологуб Ф.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II*.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1. С. 260-279.
- Сологуб Ф. *Избранное*, СПб.: Диамант, 1997.
- Сысоева А. История прижизненных изданий романа Федороа Сологуба *«Творимая легенда»* // Павлова М. М.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Биогра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Пб: ООО «ИПК «Коста», 2010. С. 397-409.
- 王安。〈《斬首之邀》中的諾斯替主義〉，《俄羅斯文藝》。2007，第4期。頁35-38。
- 王紅旗著。《數字——神奇的含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
- 布羅伊特曼著。譚思同譯。〈費奧多爾·索洛古勃〉。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集體編寫。谷羽、王亞民等譯。《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史》II，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頁355-402。
- 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下冊。台北：恩楷，2002。
- 李志強著。《索洛古勃小說創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 (托名)狄奧尼修斯著。包利民譯。《神秘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
- 弗·阿格諾索夫主編。石國雄、王加興譯。《白銀時代俄國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 約納斯(Hans Jonas)著。張新樟譯。《諾斯替宗教——異鄉神的信息與基督教的開端》。香港：道風書社，2003。
- 費·庫·索洛古勃著。張冰譯。《創造的傳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徐孟宜。〈索洛古勃短篇小說裏的二元論世界觀〉，《俄語學報》。1999，第2期。頁212-231。
- _____。〈索洛古勃小說《小魔鬼》中的惡〉，《《俄國經典文學與人生》——國立政治大學俄文系2003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頁195-212。
- 梁坤。〈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淵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第3期，頁138-143。
- _____。〈俄羅斯魔鬼學說的宗教哲學淵源〉，《俄羅斯文藝》。2007，第4期。頁29-34。
- 景劍峰。〈論諾斯替教中的索菲亞觀念〉，《基督教思想評論》。2012，總第十四輯。頁142-156。
- 陳志豪。《索洛古勃短篇小說中的厭世情結》。臺北，2013。
- 劉小楓編。朱雁冰、李秋零、吳增定等譯。《靈知主義及其現代性謀殺》。香港：道風書社，2001，頁236。
- 戴卓萌。〈索洛古勃長篇小說《編織的傳說》中的兩個世界〉，《俄羅斯文藝》。2012，第2期。頁73-78。
- 羅賓遜、史密夫編。楊克勤譯。《靈知派經書》。卷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 _____。《靈知派經書》。卷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4。